擇翻聊齋志異

ᠰᠣᠩᠵᠣᡶᡳ ᡠᠪᠠᠯᡳᠶᠠᠮᠪᡠᡥᠠ ᠯᡳᠶᠣᠣ ᠵᠠᡳ ᠵᡟ ᡳ ᠪᡳᡨᡥᡝ

石部

煙

瑞雲
申氏
恒娘
龍飛相公
珊瑚
阿纖

第十二卷

擇翻聊齋志異目錄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
00085

正紅旗滿洲松林鶴汀續鐫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圃

鑲紅旗滿洲慶錫熙臣 叅訂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禹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擇繙聊齋志異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弟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而生母沈，悍繆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

皆在珊瑚 生日 娶妻以奉姑嫜

久之 母終不快 觸物類而罵之 意

亦寄宿他所 示與婦絶

事惟勤 終不與交一語 生知母怒

母始少解 自此益憎婦 婦雖奉

自遏 生素孝 鞭婦

之 珊瑚退毀妝以進 母益怒 投額

今若此 何以妻為 遂出珊瑚

使老嫗送諸其家 方

出里門 珊瑚泣曰 為女子不能作婦

歸何以見雙親 不如死

袖中出剪刀刺喉 急救之

血益沾襟 扶歸生族嬸家

嬸王氏 寡居無偶 遂止

母

珊瑚脉脉不作一言

惟

便問珊瑚何罪

生責其不能事

無何珊瑚出

見生

王召之入

不入

但盛氣逐珊瑚

登王氏門

使勿留珊瑚

窃恐母知

過數日

探知珊瑚創漸平

焉

媪歸

生囑隱其情

而心

俯首嗚泣
淚皆赤
素衫盡染

生慘惻
不能盡詞而退

又數曰
母已聞之
怒詰王

惡言誚讓
王傲不相下
反數其惡

且言婦已出
尚屬安家何人

我自留陳氏女
非留安氏婦也

何煩強與他家事
母怒甚

又見其意氣詢詢
而窮於詞
慚沮大哭而返
珊瑚意不自安
思他適
先是生有母姨于媼
即沈姊也
年六十餘 子死 止一幼
孫及寡媳
又嘗善視珊瑚
遂辭王往投媼
媼詰得故
極道妹子昏暴

無與為偶　積三四年　二成漸長

婚　而悍聲流播　遠近

生自出婦　母多方為子謀

珊瑚執不肯　惟從于媼紡績以自度

珊瑚有兩兄　聞而憐之　欲移之歸而嫁之

於是與于媼居　類姑婦焉

卽欲送之還　珊瑚力言其不可　兼囑勿言

遂先為畢姻　二成妻臧姑

驕悍戾沓　尤倍於母　母或怒以色

則臧姑怒以聲　二成又懦　不

敢為左右袒　於是母威頓減

莫敢攖　反望色笑而承迎之

猶不能得臧姑歡　臧姑役母若婢

生不敢言　惟身代母操作

滌器洒掃之事皆左焉 母
子恒於無人處相對飲泣 無何 母以鬱積病
委頓在牀 便溺轉側皆須生
生晝夜不得寐
兩目盡赤 呼弟代役 甫
入門 藏姑輒喚去之 生於是奔告于媼
媼臨存 入門泣且訴

媼寄語寡媿
此處不餓
来輒以甘旨餉媼
毋喜止之
由此媼家無日不以人来
亦不敢以告毋
無何于媼至
生窘急
自肘下冲出而歸
大慚
禁聲欲出
珊瑚以兩手叉扉
訢未畢
珊瑚自幃中出
生

沈曰　噫　誠不至夫巳氏之甚也
婦何修者　媪曰　妹巳去婦何知
沈嘆曰　賢哉婦乎
孫　又以毋命將佳餌來問疾
毋病亦漸瘥　媪幼
少間　媪不肯少嘗　輙留以進病者
後勿復爾　而家中餽遺　卒無

媪乃與生謀析二成居　二成告

沈泣曰　恐婦去我仍死耳

又數日　病良已　媪欲別

珊瑚嫁也未　媪答云不知　俟訪之

沈乃泣下　且告之悔　曰

汝怒婦不知怨　惡乎弗和

然烏知婦賢　媪曰　婦在汝不知勞

何遂無一疵 余固能容之

極道甥婦德 嫗曰 小女子百善

沈至其家 先求見甥婦

嫗始去 明日以車乘迎沈

臧姑乃喜 立析産書已

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

臧姑 臧姑不樂 語侵兒蕉及嫗

惟其不能賢 是以知其罵也

亦惡乎而罵之 曰 瑕疵人所時有

曰 罵之耳 榅 誠反躬無可罵

榅曰 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

具有口鼻 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

沈曰 嗚呼寃哉 謂我木石鹿豕耶

子郎有婦如吾婦 恐亦不能享也

何以見吾婦矣　媼乃呼珊瑚　珊

沈聞之　泣數行下曰　我

向之所供　皆渠夜績之所貽也

沈驚曰　如何　曰　珊瑚寄此久矣

所餽遺而奉事者　固非予婦也　予婦也

當去者不去　則撫焉者可知　向之

媼曰　當怨者不怨　則德焉者可知

瑚含涕而出伏地下
毋慚痛自撾
媪力勸乃止
遂爲姑
媳如初
十餘日
偕歸家中
薄田數畝
不足自給
惟恃生
以筆耕
婦以針耩
二成稱饒
足
然兄不之求
弟亦不之顧也
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
嫂亦惡其悍

置不齒
兄弟隔院居
臧姑時
有淩虐
一家盡掩其耳
臧姑無所用虐
虐夫及婢
婢一日自經死
婢父訟臧姑
二成代婦質理
大受朴責
仍坐拘臧姑
生上下為之營脫
卒不免
臧

生徃　翁忽自言

半屬大成所讓　要生署劵

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　翁以田

而債家責負日亟　不得已

如數内入　始釋歸

索望良奢　二成質田貸貲

牯械十指肉盡脫　官貪暴

我安孝廉也　任某何人　敢市吾業

又顧生曰　冥間感汝夫妻孝

故使我暫歸一面

生出泣曰　父有靈　急救吾弟

曰　逆子悍婦　不足惜也

歸家　速辦金　贖吾血產　生

曰　母子僅自存活　安得多金

戒毋與妻勿往視 後知其無所獲

金者失意而去 生聞其掘藏

止見磚石 並無所謂

未深信 臧祐已率數人發窖 坎地四五尺

而醒 茫不自知 生歸告母 亦

欲再問之 翁已不語 少時

曰 紫薇樹下有藏金 可以取用

毋窃往窺之　見磚石雜土中

遂返

珊瑚繼至　則見土內悉白鏹

呼生往驗之　果

然　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　召二成

均分之　數適得揭取之二

各囊之而歸　二成與臧姑共驗之

啟囊則瓦礫滿中　大駭　疑

誰肯以瓜分者　復讓人乎

臧姑曰　即此並知兄詐　若非自愧於心

二成乃喜　往酬債訖　甚德兄

亦駭　而心甚憐之　舉金而並賜之

因實告兄　生

兄方陳金几上　與母相慶

二成為兄所愚　使二成往窺兄

二成疑信半之

次日債主遣僕來

言所償皆偽金

將執以首官

夫妻皆失色

臧姑曰

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

是將以殺汝也

二成懼

往哀債主

主怒不釋

二成乃券田於主

聽其自售

余無庸多田也　業已棄之

以見推施之義　所存物產　尚與兄等

承讓德　實所不忍　薄留二鋌

餘仍返諸兄以觀之　且教之言曰　屢

臧姑因與二成謀　留其斷者

二鋌　僅裹真金一韭葉許　中盡銅矣

始得原金而歸　細視之　見斷金

與生易券

二成還金後

意

無少差謬

遂收金

金

以剪刀斷驗之

紋色俱足

携付債主

主疑似舊

秤之少五兩餘

命珊瑚質奩以滿其數

固讓之

二成辭甚决

生乃受

贖否在兄

生不知其意

汝不孝不弟 冥限已廹

使生出券付之 二戚一夜夢父責之曰

珊瑚迎而笑曰 産固在耳 何怨焉

生乃悟反金之故 怨詬兄所 責數詬厲

金 大奇之 臧姑疑掘時 凡先隱其真

其必有參差 旣聞舊業已贖

未幾 次男又死 臧姑益懼

言之再三 生不受

病痘死 臧姑懼 使二成退券於尼

長七歲 次三歲 無何 長男

臧嗤其愚 是時二成有兩男

醒告臧姑 欲以田歸兄

寸土皆非己有 占賴將以奚為

使我不得事 是天不許我自贖也

食飲不入口 向人曰 姑早死

臧姑哭之痛 至

敬嫂亦至 未半年而母病卒

之 臧姑自此改行 定省如孝子

田蕪穢不耕 生不得已 種治

自出券置嫂所 春將盡

無德以堪之也　臧姑自克　謂天

逆婦化而母死　蓋一堂孝順

獻之忠　家與國有同情哉

異史氏曰　不遭跋扈之惡　不知靖

兩進士　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生夫妻皆壽終　生三子　舉

產十胎皆不育　遂以兄子為子

患 有以矣夫

壽終 天固已怒之矣 生於憂

此言乎 然應殂死 而以

不許其自贖 非悟道者 何能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 少薄行 無檢幅

一日自他醉歸 途中遇故表兄季

生 醉後昏眊 亦

忘其死 問向在何所 季曰

僕已異物 君忘之耶 戴始恍

然 而醉亦不懼 問 冥間何作

相欺　尊名在黑暗獄中　戴大懼

戴急問其何詞　季曰　不敢

三日前偶稽册　尚睹君名

但過煩　非甚関切　不盡記耳

知之　季曰　此僕職也　烏得不知

戴曰　人世禍福　當必

荅云　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

伏地哀懇　及仰首而季已杳矣

則地獄中或有出時　戴聞之泣下

從此砥行

非年餘不能相準　今已晚矣　但

窮秀才有何大力　即日行一善

盈指　非大善　不可復挽

此亦所能効力　惟善可以已之　然君惡籍

酒亦醒　苦求拯拔　季曰

悒悒而歸

由此洗心改行

不敢差跌

先是戴私其鄰婦

鄰人聞知而不肯發

思掩執之

而戴自改行

永與婦絶

鄰人伺之不得以爲恨

一日遇於田間

陽與語

紿窺眢井

因而墮之

井深數丈

空洞無所得食　計無生理　蒲伏

滿之　洞中冥黑　真與地獄無少異者

鄰人知其不死　劚土塡井　幾

石　戴移閑洞中　不敢復作聲

過宿徃聽之　聞其聲　急投

中大號　殊無知者　鄰人恐其復生

計必死　而戴中夜甦醒　坐井

慰寂寞 但見諸燐悉浮水來

雖暫生 固亦難反 如可共話 亦

因而祝之 聞青燐悉為寃鬼 我

旣見燐火浮游 熒熒滿洞

因思重泉下 無善可行 惟長宣佛號而已

故處 初覺腹餒 久竟忘之

漸入 則三步外皆水 無所復之 還坐

彼亦憐我無辜 三五日 輒一
曰不知也 但相公文學士 今為城隍幕客
四十三人 我等皆其鬼也 問相公何人
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 溺死
主人攻煤 震動古墓
荅云 此古煤井
約人身之半 詰所自來
燐中皆有一人 高

念佛　捻塊代珠　記其藏數

安望重睹天日乎　因敎諸鬼使

如有萬分一　此卽何難　但身在九泉

則惠及泉下者多矣　戴曰

祈撈殘骨　葬一義塚

超拔無日　君倘再履人世

施水粥　要我輩冷水浸骨

數仞之階　階盡睹房廓　堂上

處　象釋令自行　步益上　如升

飄然履虛　曲折半里許　至一

戴處水沮　象強扶曳以行

龍飛相公施食矣　邀戴同往

忽見深處有籠燈　象喜曰

不知時之昏曉　倦則眠　醒則坐而已

燒明燭一枝大如臂 戴久不見火光

喜極趨上 上坐一叟儒服儒巾

戴輟步不敢前

叟已睹之 訝問生人何來 戴上

伏地自陳 叟曰 我耳孫也

因令起賜之坐自言戴潛 字龍飛

曩因不肖孫堂 連結匪類 近墓

作井 使老夫不安於夜室 故以海

水没之 今其後續如何矣 蓋戴

近宗凡五支 堂居長 初邑

中大姓 賂堂攻煤於其祖塋之側

諸弟畏其強 莫敢爭

無何地水暴至 採煤人盡死井中

諸死者家 羣興大訟

堂及大姓　皆以此貧　堂子孫至無立
錐
戴乃堂弟裔也　曾聞先人傳其事
因告翁　翁曰　此等不肖　其後烏得昌
汝既來此　當毋廢讀
因餉以酒饌　遂置卷案頭　皆成宏制
廹使研讀　又命題
藝

課文　如師授徒　堂上燭常明　不蒯亦不滅　倦時輒眠　莫辨晨夕　翁時出　則以一僮給役　歷時若有數年之久　然幸無苦　但無別書可讀　惟制藝百首　首四千餘遍矣　公一日謂曰　汝孽報已滿　合還人世

繫累多人　並少蹤緒

失戴　搜訪既窮　毋告官

戴亦不知何計可出　先是家中

羣鬼羅拜再囑

翁乃喚集羣鬼　仍送至舊坐處

後還我於東原　戴敬諾

余塚鄰煤洞　陰風刺骨　得志

翁所訟駁審年餘　僅存皮骨而歸

入井　鄰人毆殺其婦　為婦

舁歸　經日始能言其底里　自戴

撫之未死　大駭　報諸其家

里中人後治舊井　入洞見戴

妻不安於室　遣嫁去　會

積三四年　官離任　緝察亦弛　戴

叢塚焉　又稽宗譜　名潛字龍飛

俾各爲具　市棺設地　葬

逡巡而歸　井水既涸　戴買人入洞拾骨

鄰人察其意無他　始

取　此冥中之鬼　於彼何與焉

議究治之　戴不許　且謂曩時寔所自

聞戴復生　大懼亡去　宗人

墓 歲歲不衰

遷龍飛厚葬之 春秋上

遂殯於鄉 既歸 營兆東原

文 是科以優等入闈

學使聞其異 又賞其

先設品物 祭諸其塚

恒娘

洪大業都中人　妻朱氏　姿致頗佳　兩相愛悅　後洪納婢寶帶為妾　貌遠遜朱　而洪嬖之　朱不平　輒以此反目　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　然益嬖寶帶疏朱

後徙其居　與帛商狄姓者為鄰
狄妻恒娘　先過院謁朱
恒娘三十許　姿僅中人　而言
詞輕倩　朱悅之　次日答其拜
見其室亦有小妻　年二十来　甚娟好
鄰居幾半年　並不聞其詬誶一語　而
狄獨鍾愛恒娘　副室則虛員而已

其離滋甚耳 其歸益縱之 即男子
朝夕而絮聒之 是為叢驅雀
恒娘曰嘻 子則自疎 而尤男子乎
人何術 如可授 願北面為弟子
呼作妾 今乃知不然 夫
為其為妾也 每欲易妻之名
朱一日見恒娘而問之曰 余向謂良人之愛妾

恒娘喜曰 得之矣子歸毁若妝 勿華

如是月餘 朱往見恒娘

拒之益力 於是共稱朱氏賢

洪時一周旋朱 洪一飲食 亦使寶帶共之 朱

從其言 益飾寶帶 使從丈夫寢

自來勿納也 一月後 當再為子謀之 朱

服

勿脂澤　垢面澈屐　雜家人

操作　一月後可復来　朱從之

衣澈補衣　故不潔清　而紡

績外　無他問　洪憐之　使寶帯分其勞

朱不受　輒叱去之

如是者一月　又往見恒娘　恒娘曰　孺子真

可教也　後日為上巳節　欲招子踏春園

更作之　謂其履様細　更於筒中出業履共成之

影　袍袖不合時製　拆其線

娘喜曰　可矣　又代挽鳳髻　光可鑑

如恒娘教　妝竟　過恒娘處　恒

曰諾　至日　攬鏡細勻鉛黃　二

嶄然一新　早過我　朱

手當盡去撇衣　袍袴襪履

朱少話游覽 便支頤作情態

洪上下凝睇之 歡笑異於平時

當復來 朱歸炫妝見洪

口索舌 手索足 皆吝之 半月後

渠來叩關勿聽也 三度呼 可一度納

囑曰 歸去一見男子 即早閉戶寢

訖 即令易著 臨別飲以酒

日未昏　即起入房闔扉眠矣
未幾　洪果來叩關　朱堅臥
不起　洪始去　次夕復然
明日洪讓之　朱曰　獨眠習慣
不堪復擾　日既西　洪入閨坐守之
滅燭登牀　如調新
婦　綢繆甚歡　更為次夜之約

朱不可長　與洪約以三日為率

半月許　後詣恒娘　恒娘闔門與語曰　從此可以擅專房矣　然子雖美不媚也　子之姿一媚　可奪西施之寵　況下者乎　於是試使眠　曰非也　病在外眥　試使笑　又曰非也　病在左頤

大悦　形神俱惑　唯恐見拒

朱歸　一如恒娘教　洪

之　因所好而投之　此非可以言傳者也

習之　術無餘矣　至於牀第之間　隨機而動

始畧得其髣髴　恒娘曰　子歸矣攬鑑而嫺

襲　使朱傚之　凡數十作

乃以秋波送嬌　又𧟰然瓠犀微

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為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扃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

鞭楚 實帶忽不自修飾 敝衣垢履

頭類蓬葆 更不復可言人矣

恒娘一日謂朱曰 我術如何矣 朱

曰 道則至妙 然弟子能由之

而終不能知之也 縱之何也 曰 子不聞乎人情厭

故而喜新 重難而輕易 丈夫之愛

妾 悲必其美也 甘其所乍獲

而幸其所難遘也 縱而飽之 則珍錯亦厭

況藜羹乎 毀之而後炫之何也

日置不留目 則似久別 忽覩豔妝

則如新至 譬貧人驟得粱肉

則視脫粟非味矣 而又不易與之

則彼故而我新 彼易而我難 此郎子易妻

爲妾之法也 朱大悅

戀戀以至於今　明日老父尸解

良人遇我厚　故不忍遽絕

也　幼遭繼母之變　鬻妾都中

行相別　敢以實告　妾乃狐

自當不昧生平　向欲言而恐疑之也

忽謂朱曰　我兩人情若一體

遂為閨中之密友　積數年

妾往省覲 不復還矣 朱把手欷

歔 早旦往視 則舉家惶駭

恒娘已杳

異史氏曰 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櫝

新舊難易之情 千古不能破其惑

而變憎為愛之術 遂得以行乎

其間矣 古佞臣事君 勿令見

皆有心傳也

人

勿使窺書

乃知容身固寵

申氏

涇河之側 有士人子申氏者 家窶貧

竟日恒不舉火 夫妻相對 無以爲計

妻曰 無已 子其盜乎 申曰 士人子

不能亢宗 而辱門户

羞先入 跖而生不如夷而死

妻忿曰 子欲活而惡辱耶

申怒與妻語相侵　妻含憤而眠

申念為男子　不能謀兩餐

至使妻欲娼　固不如死

潛起投繯庭樹間　但見父來驚曰

癡兒何至於此　斷其繩囑曰

既不能盜　我無寧娼耳

世不田而食者　止有兩途　汝

盜可以為 須擇禾黍深處伏之 此行

可富 無庸再矣 妻聞墮地聲

驚竄 呼夫不應 爇火覓

之 見樹上縲絕 申死其下

大駭 撫捺之 移時而甦 扶

臥牀上 妻怨氣少平 既明 托夫病

乞鄰得稀酏餌申

之怨 含忍之 因淅米作糜

炊 我將從卿言往行劫 妻疑其未忘前言

今且將為盜 何顧焉 可速

以相求也 古人云 不遭者可無不為

父執皆世家 向以搖尾為羞 故不屑

妻問所從來 曰余

申啜已 出而去 至午負一囊米至

申飽食訖 急尋堅木 斧作
梃 持之欲去 妻察其意似真
曳而止之 申曰 子教我為 事敗相累
當無悔 絶裾而去 日暮抵鄰村
違村里許伏焉 忽暴雨
上下淋溼 遥望濃樹 將以
投止 而電光一照 已近村垣

俟其重獲而出　當合有分

默意垣內　為富室亢氏第　此必梁上君子

幸男子斜行去　儆窺之　入于垣中

亦投禾中　申懼　不敢少動

其中　無何　一男子來　軀甚壯偉

下禾黍蒙密　疾趨而入　蹲避

遠處似有行人　恐為所窺　見垣

又念其人雄健 倘善取不與
必至用武 自度力不敵
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 計已定 伏俟良㞑
時将鷄鳴 始越垣出 足未及地
申暴起 梃中腰膂 踣然
傾跌 則一巨黿 喙張如盆 大驚
又連擊之遂斃 先是亢翁有女

絶慧美　父母皆憐愛之　一夜有丈夫入室　狎逼為歡　欲號　則舌已入口　昏不知人　聽其所為而去　羞以告人　惟多集婢媼　嚴扃門戶而已　夜寢　更不知扉何自開　入室則羣衆皆迷　婢媼徧搖之　於是相告各駭　以告翁

有能驅遣者　謝金三百

女柴瘠頗殆　每語人

翁甚恨之　而無如何　積數月

見女白身臥　狀類癡　良久始寤

內外人一時都瞋　忽若夢醒

而坐　約近夜半

翁戒家人操刀環繡闥　室中人燭

方切憂盼 見申入 急問之

貿金而歸 妻以其偶宿不還

其怪果絕 乃如數贈之

舁黿於庭 臠割之 留申過夜

翁喜 延之上座 使人

女者 必是物也 遂叩門求賞

申平時亦悉聞之 是夜得黿 因悟祟翁

申不言 以金置榻上 妻視幾駭絕曰

子真為盜耶 申曰汝逼我為此

又作是言 妻泣曰

前特以相戲耳 今犯斷頭之罪 我不能

受賊人累也 請先死乃奔 申遂出

笑曳而返之 具以寔告

妻乃喜 自此謀生產 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　人不患貧　患無行耳

其行端者　雖餓不死　不為人憐

亦有鬼祐也　世之貧者　利所在忘義

食所在忘恥　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

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

瑞雲

瑞雲 杭之名妓 色藝無雙 年

十四歲 其母蔡媼 將使女應客

瑞雲告曰 此奴終身發軔之始

不可草草 價由母定

客則聽女自擇之 媼曰

諾 乃定價十五金 遂日見客

素仰瑞雲
固未敢擬鴛夢

才名素著
而而僅中貲

日接於門
餘杭賀生

雲名譟已久
自此富商貴介

薄者留一茶而已
瑞

厚者接一奕
酬一畫

客求見者以贄
贄

亦竭微贄　冀得一覩芳澤
竊恐其閱人既多
不以寒酸在意　及至相見
一談　而欵接殊殷　坐語良久
眉目含情　作詩贈生曰
何事求漿者　藍橋叩曉關
有心尋玉杵　端只在人

移坐近生 悄然謂 能圖一宵

復往 瑞雲接見良懽

二口 情不自已 脩整

夢魂縈擾 過一

倉卒遂別 旣歸吟玩詩詞

更欲有言 忽小鬟白客来 生

間 生得之狂喜

出

媪頻喚瑞雲以促之

戚然不樂

相對遂無一語

生久坐不

何敢作此夢想

瑞雲聞之

意願已足

若肌膚之親

已竭綿薄

得近芳容

惟有癡可獻知己

一絲之贄

之聚否

生曰

窮踧之士

媪煩恚

將强奪之而未發也

更不得一當

由是音息遂絶

瑞雲擇壻數月

籌思及此

熱念都消

而更盡而别

此情復何可耐

思欲罄家以博一歡

生乃歸

心甚邑邑

一日有秀才投贄 坐語少時便起

以一指按交額曰

可惜 可惜 遂去 瑞雲送客返

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

濯之益真 過數日

黑痕漸濶 年餘連顴徹準矣

見者輒笑 而車馬之跡

媪許之　賀貨田傾裝

賀憐之　與媪言願贖

舉首見生　面壁自隱

見蓬首厨下　醜狀類鬼

日益憔悴　賀聞而過之

使與裨輩伍　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

以絕　媪斥去妝飾

買之而歸 入門牽衣攬涕

且不敢以伉儷自居 願備妾媵

以俟來者 賀曰 人生所

重者知己 卿盛時

猶能知我 我豈以衰故忘卿乎

遂不復娶 聞者共姍笑之

而生情益篤

居年餘

偶至蘇

有和生與

同主人

忽問杭有名妓瑞雲

近何如矣

賀以適人對

又問何人

曰

其人

率與僕等

和曰

若能如君

可謂得人矣

不知價幾何許

賀曰

緣有奇疾

姑從賤

故以小術 晦其

甚惜其絶世之姿 而流落不偶

寔不相欺 昔曾一覲其芳儀

因反詰之 和笑曰

如君否 賀以其問之異

向勾欄中買佳麗哉 又問其人果能

售耳 不然 如僕者 何能

光而保其璞
留待憐才者之
真鑑耳
賀急問曰
君能濯之
亦能滌之否
和笑曰
烏得不能
但須其人一誠求耳
賀起拜曰
瑞雲之婿
即某是也
和喜曰
天下惟真才人
為能

多情 不以妍媸易念也

請從君歸 便贈一佳人 遂

與同返既至 賀將命酒 和止之曰

先行吾法 當先令治具者有懽心也

卽令以盥器貯水 戟指

而書之曰 濯之當愈 然須親出一謝醫

人也 賀笑捧而去

徧覓之不可得　意殆其仙與

同出展謝　而客已渺

艷麗一如當年　夫婦共德之

立俟瑞雲自靧之　隨手光潔

阿纖

奚山者　高密人　貿販爲業

往往客蒙沂之間

一日途中阻雨　及至所常

宿處　而夜已深　徧叩肆門

無有應者　徘徊廡下

忽二扉豁開　一叟出

眠熟矣
雖有宿肴
苦少烹鬻
惟有老荊弱女
食沽飲者
家中無多手指
故相容納
我寔非賣
無几榻
叟曰
我憐客無歸
縶蹇登堂
堂上迄
便納客入
山喜從之

叟顧曰

少間一女郎

出行酒

叟令暫息

甚勞

山趣坐不自安

蹀躞

挾來報往

又入携一短足几至

促客坐

上

置地

少頃以短足牀來

言已便入

勿嫌冷啜也

其酣聽 想老荊喚起矣

剩有此女 適不忍攪

荅云 士虛姓古 子孫皆夭折

屬意焉

因詢叟清貫尊閥

山有少弟未婚 窈

窈窕秀弱 風致嫣然

我家阿纖與矣 視之 年十六七

問婿家阿誰 答言
未字 山竊喜 旣而品
味雜陳 似所宿具 食已
致恭而言曰 萍水之人 遂蒙寵惠
沒齒所不敢忘
緣翁盛德 乃敢遽陳朴魯
僕有幼弟三郎 十七歲矣

讀書肄業 頗不頑冥 欲求援繫 不嫌寒賤否 叟喜曰 老夫在此 亦是僑寓 倘得相托 便假一廬 移家而往 庶免懸念 山都應之 遂起展謝 叟殷勤安置而去

鷄既唱 叟已出 呼客

盥沐 束裝已 酬以飯金

固辭曰 客留一飯

萬無受金之理 矧附為

婚姻乎 既別 客月餘乃

返 去村里餘

遇老媼率一女郎冠服盡素

既近
疑似阿纖
女郎亦頻轉顧
因把媼袂附耳
不知何辭
媼便停步
向
山曰
君奚姓耶
山唯唯
媼慘然曰
不幸老翁壓於敗堵
今將上墓

家虛無人
請少待路側
行卽還也
遂入林去
移時始來
途已昏冥
遂與偕行
道其孤弱
不覺哀啼
山亦酸惻
媼曰
此處人情大不平安
孤孀難以過度
阿纖旣為君家婦
過此恐遲時日

是吾售主 君勿憚勞

村中第一門 有談二泉者

遠莫致之 北去四五里

儲粟都已糶去 尚存廿餘石

謂山曰 意君將至

既至家 媪挑燈供客已

不如早夜同歸 山可之

媼引山至粟所

傾囊先歸

俄有兩夫以五騾至

叩户一碩腹男子出

告以故

即以囊粟付山

山策蹇去

煩驅蹄躈一致之也

叩門而告之

但道南村古姥

有數石粟糶作路

用

先以尊乘運一囊去

既歸山以情告父母

市頭賃騎 設僕乃返

行二十里 天始曙 至一市

媪留其一人二畜 洽任遂東

凡四返而粟始盡 既而以金授媪

母放文收 須刻盈裝 付之以去

乃在窖中 山下為操量執概

相見甚喜 即以別第館媪
卜吉為三郎完婚 媪
治奩粧甚備 阿纖寡言少怒
或與語 但有微笑 晝夜
績織無停晷 以是上下悉憐悅之
囑三郎曰 寄語大伯再過西道
勿言吾母子也 居三四

有何翁媼相留 山

異 故空廢甚久

三年前 居者輒睹怪

主人曰 客悞矣 東鄰為阿伯別第

投宿翁媼之事

一日山宿古之舊鄰 偶及曩年無歸

年 奚家益富 三郎入泮矣

甚訝之 而未深信 主人又曰 此

宅向空 十年無敢入者

一日第後墻傾 伯往視之

則石壓巨鼠如猫 尾在内

猶搖 急歸呼衆共往

則已渺矣 羣疑是物為妖 後

十餘月 後入試驗 寂無形聲

數載

未嘗少失德

夜中語三郎曰

妾從君

家中人紛相猜議

女微察之

而三郎篤愛如常

久之

新婦非人

陰為三郎慮

山益奇之

歸家私語

竊疑

又年餘

始有居人

妾豈不知 但衆口紛紜
烏得有異言 女曰 君無二心
咸以福澤歸卿
宜所夙知 自卿入門 家日以豊
三郎曰 區區寸心
聽君自擇良耦 因泣下
今置之不以人齒 請賜離婚書

三郎往訊

則室內已空

天明

辭三郎省侍之

然慼慼不快

一夕謂媪小恙

以覘其意

女雖不懼

乃已

山終不釋

日求善撲之猫

三郎再四慰解

恐不免秋扇之捐

駭極
使人於四途蹤跡之
並無消息
中心營營
寢食
都廢
將為續婚
而父兄皆以為幸
交慰藉藉
而三郎殊
不懌
俟之年餘
音問以絕
父兄輒相誚責
不得已
以重金買妾
然思阿纖不衰

前有寡母孤女 僦居於是

後聞之 因問主人 答云數年

未遑詰也 既返

生家 夜聞鄰哭甚哀

弟嵐 以故至膠 迂道宿表戚陸

貧 由是咸憶阿纖 甫叔

又數年 奚家日漸

客何人　我家故無男子　嵐隙窺

有人揮涕出　隔扉應曰

是吾嫂也　因往欵扉

故來悉其家世　嵐驚曰

曰姓古　甞閉户不與里社通

無一綫之親　是以哀耳　問何姓

月前姥死　女獨處

女慘然曰 我以入不齒數故
何遂遠遁至此 即欲偕與同歸
夫妻即有乖迕
竟悽慘悲懷 嵐曰 三兄憶念頗苦
拔關納入 許其孤苦
啟關 我是叔家阿遂 女聞之
而遥審之 果嫂 便曰 嫂

遂與母偕隱
今又返而依人
誰不加白眼
如欲復還
當與大兄分炊
不然
行乳藥求死
耳
嵐既歸以告三郎
三郎星夜颺去
夫婦相見
各有涕淚
次日告其屋主
屋主謝監生窺女美

數年不取其值

陰欲圖致為妾

媪絕之

頗風示媪

而

媪死

切幸可謀

通計房租以留難之

三郎忽至

聞金

三郎家故不豐

文言不妨

多

頗有憂色

引三郎視倉儲

陸氏止之

為散粟於里黨

三郎怒

將訴於邑

之惡障也

遂以其情告三郎

故索金

女嘆曰

比皆妾身

謝

謝不受粟

三郎喜

以告

約粟三十餘石

償租有餘

女移翁姑自養之

則倉中盈矣 不數年 家大富 而山苦貧

共奇之 年餘驗視

日建倉廩 而家中尚無儋石

與兄析居 阿纖出私金

歸 三郎實告父母

欽貲償謝 以車送兩人

亦無甚怪異

妾何緣識君哉

後

彼自愛弟耳

且非渠

可云不念舊惡矣

女曰

狃以為常

三郎喜曰

卿

輒以金粟周兄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